

第七十七章 海蒂

伯爵的马车在大马路一拐弯，阿尔贝便转过身来，对着伯爵放声大笑，声音那么高，显然有点儿做作。

“怎么样，”阿尔贝对他说道，“我要问您就像圣巴托罗缪屠杀之夜^①过后，查理九世问卡特琳·德·美第奇：‘我扮演的小角色，您觉得怎么样？’”

“您指什么事？”基督山问道。

“就是指我的情敌进驻丹格拉尔先生府……”

“哪个情敌？”

“还用问！哪个情敌？还不是受您保护的那位先生，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！”

“哎！可别乱开这种玩笑，子爵，我根本不保护安德烈亚先生，至少在丹格拉尔先生那里绝无此事。”

“我真要责备您这一点，假如那个年轻人需要保护的话。他幸好撞到我，就没有那个必要了。”

“怎么，您认为他在追求丹格拉尔小姐？”

“我敢向您保证这一点：他那对眼珠脉脉含情，说话也柔声细语，一副坠入情网的样子。他正一心追求高傲的欧仁妮。噢，我刚吟了一句诗^②！凭良心讲，这可不是我的错。不管怎样，我再重复一遍：他正一心追求高傲的欧仁妮。”

“只要人家心中有您，这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① 1572年8月24日，圣巴托罗缪节的夜晚，法国天主教徒大肆屠杀新教徒胡格诺派。这场大屠杀的主谋，就是王太后卡特琳·德·美第奇，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母亲。

② 指“他正一心追求高傲的欧仁妮”一句，原文为十二音节，属亚历山大体。

“您可别说这种话，我亲爱的伯爵，两边都不给我好脸。”

“什么，两边？”

“当然了，欧仁妮对我爱答不理，而她的心腹，达米利小姐，就根本不搭理我。”

“是这样，不过，她父亲特别赞赏您。”基督山说道。

“他？恰恰相反，他往我心口不知捅了多少刀，当然，那是舞台道具的刀子，一捅刀刃就缩进刀柄里，不过他还真以为捅了多少伤口。”

“嫉妒就表明有情。”

“不错，但是我并不嫉妒。”

“他可嫉妒。”

“嫉妒谁？嫉妒德勃雷吗？”

“不是，嫉妒您。”

“嫉妒我？我敢打赌，不出一周，他就不让我登门了。”

“这您就错了，我亲爱的子爵。”

“有证据吗？”

“要我举出来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接受委托，要去请德·莫尔塞夫伯爵来同男爵商议，最终确定此事。”

“受谁之托？”

“就是男爵本人。”

“噢！”阿尔贝极尽甜嘴巴舌之能事，说道，“这事儿您不会办，对不对，我亲爱的伯爵？”

“您错了，阿尔贝，我既然答应了，就得去办。”

“真是的，”阿尔贝叹了口气说道，“看来您是让我成亲不可。”

“我要同所有人都搞好关系，对了，关于德勃雷，我在男爵夫人那里怎么见不到他了？”

“闹翻了。”

“同男爵夫人闹翻了？”

“不对，是同男爵先生。”

“难道他发现了什么事儿？”

“哎！开什么玩笑！”

“您认为他有所察觉？”基督山问道，那副表情天真得可爱。

“说出这种话！您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呀，我亲爱的伯爵？”

“就算从刚果来的，随您怎么说。”

“那还不够远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巴黎的丈夫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唉！我亲爱的伯爵，天下的丈夫全一个样，您在某个国家，只要研究了个人，就能了解整个民族。”

“那么，是什么原因，能让丹格拉尔和德勃雷反目呢？表面看来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啊。”基督山说道，又是一副天真的表情。

“唔！这事啊！这就等于窥视伊希斯^①的秘密了，我可不是那女神的信徒。等小卡瓦尔坎蒂先生成了人家的门婿，您再问他去吧。”

马车停下来。

“我们到了，”基督山说道，“刚刚十点半，您上去坐坐吧。”

“好哇。”

“回头用我的马车送您回去。”

“不用，谢谢，我的马车一定跟来了。”

“果然不错，您的车来了。”基督山跳下车，说道。

二人走进宅邸，到了客厅，里面一直亮着灯。

“您去给我们准备茶点吧，巴蒂斯坦。”基督山吩咐道。

巴蒂斯坦一言未发，领命去了。刚过两秒钟，他就端着摆好茶点的托盘回来，仿佛童话里的食物，是从地下冒出来的。

“老实说，”莫尔塞夫说道，“我亲爱的伯爵，您最令我赞赏的地方，并不是您的财富，也许还有比您更富有的人；也不是您的智慧，博马舍的智慧不能说更高，总还算不相上下吧；令我赞赏的，是您受到服侍的方式：下人一句话也不问，当即，刹那间就办到，

① 伊希斯，古埃及神话中司生育和繁衍的女神，能掌握世人的隐私和预知未来。

就好像他们听到您敲铃的方式，就猜出您想要什么，就好像您所需要的东西，全准备好了放在那里似的。”

“您这样讲倒也差不多。他们熟悉我的生活习惯。比如说，我让您瞧瞧：您喝茶的时候，不想做点儿什么事吗？”

“真的，我想抽烟。”

基督山走到铜铃跟前，敲了一下。

一秒钟之后，一道暗门就打开了，阿里拿着两支土耳其长管烟斗进来，里面装满了上等的拉塔基亚烟丝。

“真让人叫绝。”莫尔塞夫叹道。

“哪里，这简单得很，”基督山接口说道，“阿里知道，我喝茶或者喝咖啡的时候，一般要吸烟。他知道我吩咐上茶，而且知道我同您一起回来，再听见我叫他，便猜出叫他什么事，而且，他在以烟待客的国家，于是就不是拿来一根，而是两根长管烟袋。”

“当然了，这样解释也说得通。不过，也只有您办得到，这恐怕也是事实吧……噢！真的，我听见了什么声音？”

莫尔塞夫说着，朝房门俯过身去，倾听从里面传出的类似吉他的琴声。

“您真是命里注定啊，我亲爱的子爵，今晚算是躲不开音乐了：您刚刚逃脱丹格拉尔小姐的钢琴，又落入海蒂的独弦琴声里。”

“海蒂！多么悦耳的名字！这么说，在拜伦爵士的诗歌之外，还真有名叫海蒂的女子啊？”

“当然了。海蒂这个名字，在法国很少见，可是在阿尔巴尼亚和埃皮鲁斯，却相当普通；就像你们这里叫贞洁呀，纯真呀，淑清呀什么的。按照你们巴黎人的说法，这是一种洗礼的教名。”

“嘿！这可真美妙！”阿尔贝说道，“我多希望看到我们法国姑娘名叫善良小姐、静默小姐、仁爱小姐！您说说看，丹格拉尔小姐，如果不像现在这样，名叫克莱尔—玛丽—欧仁妮，而是叫贞洁—纯真—无邪。丹格拉尔小姐，哈，这样写在结婚公告上，那该是什么效果啊！”

“疯子！”伯爵说道，“别这么放开嗓子开玩笑，会让海蒂听

见您的。”

“那她会生气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伯爵回答，神态十分高傲。

“她这人好脾气？”

“这不是好脾气的问题，而是她的本分。一名女奴，不能对主人生气。”

“算了吧！您也别开玩笑。难道还有女奴吗？”

“当然了，因为海蒂是我的奴隶。”

“您的所作所为，的确处处与众不同。德·基督山伯爵先生的女奴，在法国也是一种身份啊。以您这样挥金如土的方式，女奴的身价，也得是每年十万埃居吧。”

“十万埃居！这可怜的孩子，从前拥有的可比这多得多。她降生在金银财宝堆上，而相比之下，《一千零一夜》里的金银财宝就不值一提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她真是一位公主啊？”

“您算说对了，甚至是她那国家最高贵的一位公主呢。”

“我早就料到了。可是这样一位高贵的公主，怎么又沦为奴隶呢？”

“暴君狄奥尼西奥斯^①，怎么又沦为教书匠呢？战争变幻莫测，我亲爱的子爵，是命运的捉弄。”

“她的姓名保密吗？”

“对所有人都保密，但是对您则不同，亲爱的子爵，您是我的朋友，而且也不会往外讲，对不对，您肯答应我守口如瓶吗？”

“唔！我以人格保证！”

“您了解约阿尼纳帕夏的那段历史吗？”

“您是说阿里——台佩莱纳吧？当然了解，家父就是在他麾下发迹的。”

“不错，这情况我忘记了。”

^① 狄奥尼西奥斯（约前395—前340），古希腊叙拉古一位僭主，战败后流亡到科林斯，当过教师。

“那么，海蒂是阿里——台佩莱纳什么人啊？”

“就是他的亲生女儿啊。”

“什么！阿里帕夏的女儿？”

“阿里帕夏和美丽的瓦西利姬的女儿。”

“她成了您的奴隶？”

“唔！我的上帝，对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很简单！有一天，我经过君士坦丁堡的市场，就把她买下了。”

“真是天缘巧合！到了您身边，我亲爱的伯爵，那就不是活在世上，而是生活在梦境里。现在，请听我说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”

“您尽管说。”

“您既然同她一道出门，既然带她去歌剧院……”

“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能冒昧地向您提出这种请求吗？”

“无论什么请求，您都可以冒昧向我提出来。”

“那好，亲爱的伯爵，请把我介绍给您那位公主吧。”

“可以，不过有两个条件。”

“我先就答应了。”

“第一，这次引见，您永远也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

“很好，”莫尔塞夫伸出手来，“我发誓。”

“第二，您不能对她讲，令尊曾为她父亲效过力。”

“我也发誓。”

“很好，子爵，这两个誓言，您会牢记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哦，对！”阿尔贝回答。

“很好，我知道您是讲信誉的人。”

伯爵又敲了一下铜铃，再次唤来阿里。

“去告诉海蒂一声，”他对阿里说道，“就说我要去她屋里喝咖啡，让她明白，我请求允许把我一个朋友引见给她。”

阿里颌首领命，便退下了。

“一言为定，不要直接发问，亲爱的子爵，您想了解什么事儿，就问我，再由我来问她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阿里第三次进来，擎着门帘，向主人和阿尔贝表示，他们可以进去了。

“我们进去吧。”基督山说道。

阿尔贝伸手拢了拢头发，又捻了捻小胡子。伯爵又戴上帽子和手套，引领阿尔贝走进套房：这套房是个堡垒，阿里犹如前哨，还有由米尔托指挥的三名法国侍女守卫。

海蒂在头一间屋里，即客厅里等候，她十分惊讶，瞪圆了两只大眼睛，因为，另一个男人要进入她的房间，这还是头一回，她在一个角落的沙发上盘腿坐着，就好像在最华丽的东方刺绣锦缎上筑了个小巢。她身边放着琴声暴露了她的那把乐器。她这样子很可爱。

她一瞧见基督山，就立刻站起来，脸上绽开她那特有的女人兼情人的笑容。基督山走到她面前，把手伸给她；而她习惯性地吻了吻这只手。

阿尔贝愣在门口，一时惊呆了，这样奇异的美貌，有生以来他头一次见到，在法国根本无法想象。

“你给我带来什么人？”少女用现代希腊语问基督山，“一个兄弟，一位朋友，一个寻常认识的人，还是一个仇敌？”

“一位朋友。”基督山也用同样的语言回答。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阿尔贝伯爵，就是我在罗马从强盗手中救出来的那个人。”

“你要我用哪种语跟他说话？”

基督山转向阿尔贝。

“您懂现代希腊语吗？”他问年轻人。

“唉！”阿尔贝回答，“就连古希腊语我也不会说，亲爱的伯爵。荷马和柏拉图从未有比我更糟糕的，我甚至敢说更不敬的弟子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海蒂说道，她通过发问表明，她听懂了基督山和阿尔贝的问答，“如果我的主人要我说话，我可以讲法语或者意大利语。”

基督山思索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你就讲意大利语吧。”

接着，他又转向阿尔贝：

“真遗憾，您听不懂现代希腊语和古希腊语，而这两种语言，海蒂讲得非常出色。可怜的姑娘，她不得不跟您讲意大利语，这也许会给您一个对她的错误印象。”

他向海蒂打了个手势。

“欢迎你，同我的老爷和主人一道来的朋友，”少女用纯正的托斯卡纳语说道，那柔和的罗马口音，使得但丁的语言与荷马的语言同样响亮，“阿里！上咖啡，拿来烟斗！”

阿里奉年轻女主人之命，退下去办事，这时海蒂又用手示意阿尔贝靠近。

基督山向阿尔贝指了指两张帆布折椅，他们每人搬一把，放到一张独脚桌旁，只见小桌正中摆着一支水烟斗，旁边还放满鲜花、图画和乐谱。

“阿里拿来咖啡和烟斗，至于巴蒂斯坦先生，是不准进这间客厅的。”

阿尔贝推开黑奴递给他的长管烟斗。

“哎！接着，接着，”基督山说道，“海蒂有教养，几乎不逊于巴黎女子，她不喜欢难闻的气味，觉得哈瓦那雪茄太刺鼻，而您也知道，东方烟草是一种香料。”

阿里退下。

几杯咖啡都倒好了，还专为阿尔贝添了一个糖罐。基督山和海蒂不加糖，以阿拉伯人的方式，饮用这种阿拉伯饮料。

海蒂伸出一只手，用粉红色的纤指尖，拿起日本瓷碗送到唇边，带着孩子般的天真乐趣品尝，就像喝一种或者吃一种喜爱的东西。

与此同时，两名侍女走进来，又端来两个托盘，放到两张专用的小桌子上，只见托盘上装着冰块和果汁雪糕。

“我亲爱的主人，以及您，夫人^①，”阿尔贝用意大利语说道，“请原谅我这么惊讶。让我看得目瞪口呆，这也很自然。我又置身于东方，名副其实的东方，可惜绝非我亲眼目睹的样子，而是我在巴黎市中心所梦想的情景；刚才我还听见巴黎公交马车行驶的声音，商贩叫卖柠檬汁的铃声。夫人啊！……只可惜我不会讲希腊语，否则，在这样的仙境，再听您谈话，我过上这样一个夜晚会终生难忘的。”

“我意大利语讲得还行，能同您谈话，先生，”海蒂平静地说道，“如果您喜爱东方，我就尽量让您在这里感到又仿佛回到东方。”

“我可以对她讲些什么？”阿尔贝低声问基督山。

“您随意，讲什么都行：谈她的国家、她童年时代、她的回忆；还有，如果您愿意，也可以谈谈罗马、那不勒斯或者佛罗伦萨。”

“面对一位希腊女郎，就没有必要重复对巴黎女士的话题，让我同她谈谈东方吧。”

阿尔贝转向海蒂。

“请问夫人，是在几岁离开希腊的？”他问道。

“五岁。”海蒂回答。

“您还记得自己的祖国吗？”阿尔贝又问道。

“我一闭上眼睛，就又看到我见过的一切。人有两种视觉：肉体的视觉与心灵的视觉。肉体的视觉有时可能遗忘，但是心灵的视觉总会记着。”

“您能回想起来最早是什么时候。”

“我刚学走路的时候。我母亲，人称瓦西丽姬（瓦西丽姬意思是尊贵的，姑娘抬起头补充一句），我和母亲把自己的所有金币装进一个钱袋，母女俩都戴上面纱，她拉着我的手，一同上街去为囚犯募捐，嘴里念叨：施舍给穷人就是放贷给天主。等我们的钱袋

^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，是尊称。

装满了，我们就回到王宫，什么也不对父亲讲，将行人把我们当作穷人施舍的钱，全部交给修道院的长老，再由他分发给囚犯。”

“那时候您几岁了？”

“三岁。”海蒂回答。

“那么从三岁开始，您周围发生的事，都还记得吧？”

“都记得。”

“伯爵，”莫尔塞夫悄声对基督山说道，“您应当允许夫人给我们讲述一点儿她的身世。您不准我向她提起家父，但是，也许她会谈到。您想象不出，从这样一位美人的口中说出他的名字，我听到该有多高兴。”

基督山转向海蒂，挑一挑眉毛示意，要她特别认真听从他的嘱咐，然后用希腊文对她说道：

“讲讲你父亲的命运，但是不要提起那叛徒的姓名，也不要谈背叛的事实^①。”

海蒂长叹一声，十分明净的额头便升起阴云。

“您对她说什么？”莫尔塞夫又悄声问道。

“我再次对她说，您是一位朋友，她在您面前不必隐瞒什么。”

“为囚犯募捐的那件往事，”阿尔贝说道，“看来是您最早的记忆了，此外，还记得什么呢？”

“还记得什么？记得我在湖畔埃及无花果树下，现在仿佛还看见透过枝叶望见的粼粼湖水；我父亲背靠着最古老、最茂盛的那棵树，坐在垫子上，我母亲则躺在他的脚旁边。当时我很小，拂弄着父亲垂到胸前的白胡子，抚摸他挂在腰带上的那把手柄镶钻石的弯刀。不时有一名阿尔巴尼亚人来向他报告，说的什么话我没有注意，而父亲总是以同样的声调回答‘杀！’或者‘赦！’”

“这实在奇妙，”阿尔贝说道，“听到一位姑娘不是在舞台上讲述这种事情，而且边听边想：这绝不是编造的故事。”阿尔贝又问道，“您见惯了那样极富诗意的视野，见惯了那种遥远的神奇境界，

^① 原文为希腊文。

现在，您看法国如何呢？”

“我认为这是个美丽的国家，”海蒂答道，“但是，我看到的是原本原样的法国，因为我是以成年女子的眼睛观赏的；反之，我的祖国，我仅仅以孩子的目光见过，因而总蒙上一层光灿的或者暗淡的雾气，也就是说在我的眼里它时而是温柔之乡，时而是痛断肝肠之地。”

“当时您年龄那么小，夫人，”阿尔贝顶不住俗见的力量，不由地问道，“怎么还能感到痛苦呢？”

海蒂的目光移向基督山，他难以觉察地给个眼色，咕哝一声：“讲吧^①。”

“一个人最初的记忆，比什么都更能构成心灵的底蕴；除了我刚才对您讲的那两件，我童年的所有回忆都是悲伤的。”

“谈谈吧，谈谈吧，夫人，”阿尔贝说道，“我向您保证，我怀着难以言传的喜悦听您讲述。”

海蒂苦笑一下。

“您是希望我转而谈别的记忆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我恳求您讲一讲。”

“好吧，我四岁那年，一天夜晚我被母亲叫醒。我们是在约阿尼纳的王宫。母亲把我从睡垫上抱起来，而我睁开眼睛，却见她泪水盈眶。

“她什么也不说，抱起我就走。

“我见她流泪，就要跟着哭了。

“‘住声，孩子！’她说道。

“我跟所有孩子一样任性，往往不顾母亲的安慰或者威吓，总是哭个不停；然而这次，我母亲的声调流露出极大的恐惧，我当即吓得不再哭了。

“她抱着我快步走了。

“当时我看见，我们是走下一座宽大的楼梯的，我母亲的侍女

^① 原文为希腊文。

都走在我们前面，她们每人都拿着箱子，提着袋子，带走珠宝首饰和金币，沿着同一座楼梯走下去，确切地说是冲下去。

“在妇女的身后，是二十人组成的卫队，他们手持长枪和手枪，身穿的那种军服，自从希腊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之后，你们在法国是很熟悉的。”

“请相信我，那场面显示大难临头了。”海蒂摇着头补充道，而且只要一回想脸就变色。

“女奴和侍女拉着长长的队列，她们一个个睡眼惺忪，懵懵懂懂，也许我是自己还未睡醒，看别人也都睡意蒙眬。

“楼梯上奔跑着巨大的身影，并由松枝火把摇曳不定地投上王宫的穹顶。

“‘赶快！赶快！’走廊深处传来吼声。

“那声音让所有人俯身低下，仿佛田野的一阵大风，吹得小麦弯下去。

“那声音，我听了也浑身颤抖。

“那正是我父亲的声音。

“他走在最后，身穿华丽的王袍，手持贵国皇帝赠送给他的马枪，另一只手扶着他的亲随塞利姆。他驱赶着我们，就像牧人驱赶迷途的羊群。”

“我父亲，”海蒂抬起头，接着说道，“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他的阿里－台佩莱纳，约阿尼纳的帕夏的名字传遍欧洲，土耳其曾在他面前吓得发抖。”

讲这番话的声调难以描摹，十分高傲，又大义凛然，阿尔贝听了，不知何故浑身一抖，就觉得姑娘的眼里，闪现一道阴沉而可怕的光亮：她就像女巫呼唤幽灵一样，唤醒这段血淋淋的记忆，而她父亲正因为惨死，在当代欧洲人心目中就显得特别高大了。

“我们很快就停下脚步，”海蒂继续说道，“到了阶梯下面，到了湖畔了。母亲把我紧紧搂在怦怦心跳的怀里，我看到在我们身后两步远的地方，我父亲不安地四处张望。

“我们眼前有四级大理石阶，最后一级下面摇曳着一只船。

“从我们所在的位置，能望见湖心耸立着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：那是我们要去的湖心亭。

“也许由于夜色很浓，我觉得那亭子遥不可及。

“我们走下台阶，上了船。我还记得船桨划水悄无声息；我俯身看桨，发现桨叶缠上了我们卫兵的腰带。

“船上除了几名桨手，只有那些侍女、我父母、塞利姆和我。

“卫兵留在湖边，单腿跪在最后一级台阶上，如有敌兵追来，上面三级台阶就是一道防御工事。

“我们的船疾驶如风。

“‘船为什么走得这么快？’我问母亲。

“‘嘘！我的孩子，’她答道，‘我们在逃命。’

“我不明白。我父亲为什么要逃命？往常他无比强大，都是别人见了他逃之夭夭，他的座右铭便是：他们恨我，因而他们怕我。

“我父亲湖上之行说明，的确在逃命。后来他告诉我，约阿尼纳城堡的守军，由于长期作战，已经疲惫不堪……”

海蒂讲到这里，富有表情的目光便停在基督山的身上，而基督山的目光也不再离开她的眼睛。姑娘又往下讲，但是语调缓慢，如同一个人边讲边添加或削减一些情节。

“您是说，夫人，”阿尔贝接口说道，这段叙述他听得十分专注，“约阿尼纳城堡的守军，长期作战，已经疲惫不堪……”

“因而同苏丹派来打我父亲的统帅库尔希德谈判了。于是，我父亲派他完全信任的一名法兰克军官去见苏丹，决定退避到他早就经营的地方，他称之为卡塔菲基翁，即他的避难所。”

“而那名军官，”阿尔贝问道，“他的姓名，您还记得吗，夫人？”

基督山同姑娘交换一下眼色，但疾如闪电，没有让莫尔塞夫发现。

“不记得，”姑娘回答，“想不起来了，以后可能想起来，我再告诉您。”

阿尔贝正要讲出他父亲的名字，却见基督山轻轻一抬手指，

示意保持沉默，年轻人这才想到自己的誓言，就没有再说话。

“我们的船朝湖心亭划去。

“湖心亭的一层装饰成阿拉伯风格，四周的平台浸在湖水中，第二层的窗户临湖，这便是这座亭阁看得见的部分。

“但是，一层的下面还有个地下室，是向小岛下面凿出来的宽敞洞穴，母亲和我，以及侍女都被带进去；里面还堆放着六万只钱袋，装有两千五百万枚金币，还堆放二百只木桶，盛着三万斤炸药。

“我父亲的亲随塞利姆守着炸药桶，日夜不离开。他手持长矛的顶端点着药捻，只要父亲一声令下，他就炸毁一切，包括亭子、卫士、帕夏、妇女和金钱，统统炸毁。

“记得我们的女奴都知道，可怕的炸药就在身旁。她们吓得日夜祈祷，总是哭哭啼啼，哀叹不已。

“至于我，眼前始终浮现那年轻卫士苍白的脸和乌黑的眼睛。等日后死亡天使降临我身边那一刻，我肯定会认出那是塞利姆的模样。

“我无法告诉您，我们那样待了多久，那个时期，我还没有时间概念。有那么几次，但是很难得，父亲叫我们上去，母亲和我就到亭阁的平台上，这是我的快活时光，因为待在地下室里，我只能看见哀伤的身影，以及塞利姆那根燃着药捻的长矛。父亲坐在一大扇窗户前，阴沉的目光凝望着远方，探向湖面上出现的小黑点。母亲半卧在他身边，头偎在他的肩上；我就在他脚边玩耍，用孩子那种看什么都显大的惊叹目光，观赏耸立在天边的品都斯山脉^①的悬崖峭壁、从蓝色湖水中冲出的棱角分明的白色的约阿尼纳城堡，观赏无边无际的墨绿色山林，那丛林远眺就像覆盖山岩的地衣，就像一层苔藓，但是走到近前就会看清，那全是参天的冷杉和高大繁茂的香桃树。

“一天早晨，父亲派人来叫我过去。我们看到他很平静，但是

① 品都斯山脉，希腊境内的山脉，是希腊神话中诸神居住的仙山。

脸色比平日更苍白了。

“‘耐心点儿吧，瓦西丽姬，今天，一切就将结束；今天，苏丹的诏书就到了，决定我的命运。如能得到完全赦免，我们就胜利了，再回到约阿尼纳；如是坏消息，今夜我们就逃走。’

“‘可是，如果他们不放我们逃走呢？’母亲问道。

“‘唔！放心吧，’父亲微笑着回答，‘有塞利姆和点燃药捻的长矛替我对付他们。他们想要我的命，但又不同意和我同归于尽。’

“这种安慰话并非发自父亲的内心，母亲听了只是叹息，没有应答。

“父亲自从退避到湖心亭，就一直发烧，总喝母亲给他准备的冰水。母亲还给他雪白的长胡子洒香水，有时给他点上烟斗，而他往往一连几小时，眼睛出神地望着缭绕的烟雾。

“他猛地一动，十分突然，把我吓坏了。

“接着，他目不转睛，盯住吸引他注意的黑点，并吩咐递给他望远镜。

“母亲把望远镜递给他，便靠在大理石柱上，她的脸色比大理石还惨白。

“我看见父亲的手在发抖。

“‘一只船！……两只！……三只！……’父亲喃喃说道，‘四只！……’

“于是他站起来，抓过武器，那情景我还记得，他往枪筒里塞火药。

“‘瓦西丽姬，’他浑身明显地颤抖，对我母亲说道，‘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，再过半小时，我们就知道至高无上的皇帝的答复了，你和海蒂躲进地下室去。’

“‘我不愿意离开您，’瓦西丽姬说道，‘我的主人，如果您死了，我要同您死在一起。’

“‘你们都到塞利姆身边去！’我父亲吼道。

“‘别了，老爷！’我母亲讷讷地说道，她只好从命，一躬到地，如同生离死别。

“‘把瓦西丽姬带走！’父亲命令他的卫士。

“可是，我却被人遗忘，我跑到他跟前，双手伸向他。他这才看见我，朝我俯下身，吻了吻我的额头。

“唉！这个亲吻，是最后一个，它还印在我的额头上。

“我们往下走时，从平台的葡萄架的缝隙中望去，只见湖面上的船影越来越大。刚才还只是几个黑点，这会儿就像贴着粼粼湖波飞行的水鸟了。

“这工夫，湖心亭里二十名卫士坐在我父亲脚的下方，隐蔽在细木护壁板的后面，他们端着镶嵌螺钿和银片的火枪，瞪着血红的眼睛，盯着驶来的船只，而地板上散放着大量的子弹。我父亲看着怀表，惶恐不安地来回踱步。

“我接受父亲最后一次亲吻之后，要离开他时，这就是给我极深印象的场景。

“母亲和我又走进地下室。塞利姆坚守自己的岗位，他忧伤地冲我们微微一笑。我们去洞穴的另一端，拿来垫子，回头坐到塞利姆的旁边：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，忠诚的心就要贴近，我虽是个孩子，但是本能地感到我们大难临头了。”

那位约阿尼纳总督的最后时刻，阿尔贝经常听人讲述，但是听别人讲的，他父亲一直绝口不提。他也读过有关总督之死的不同记载，然而，这段历史由这姑娘亲历亲口讲出，就变得格外生动了：这种富有表现力的语气、这种哀婉的情调，以其难以形容的魅力和恐怖，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。

海蒂则完全沉浸在这种可怕的回忆中，一时间住了口。她的额头，宛若暴雨天低垂的一朵花，一直垂到她手上；她的眼睛，神色恍惚迷离，仿佛又看到天边苍翠的品都斯山脉、约阿尼纳湖碧蓝的湖水——映现她所描绘的悲惨场景的魔镜。

基督山注视着她，那副关切和怜悯的表情难以描摹。

“讲下去吧，我的孩子。”伯爵用现代希腊语说道。

海蒂又抬起头，就好像被基督山响亮的话语从梦中唤醒，她又讲道：“穴里只有一点儿亮光，好似漆黑的夜空闪烁的一颗星，

那是塞利姆的药捻。我母亲是基督徒，她在祈祷。

“塞利姆不时重复这些圣言：

“‘上帝是伟大的！’

“不过，我母亲还抱着几分希望。刚才往下走的时候，她好像认识来者，正是派往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法兰克人；而我父亲对那人完全信任，因为他知道，法国苏丹的士兵，一般来说心地高尚，侠肝义胆。母亲朝楼梯走了几步，侧耳细听。

“‘他们快到了，’她说道，‘但愿他们带来的是和平与生命。’

“‘你怕什么呢，瓦西丽姬？’塞利姆回答，声音十分甜美，又十分骄傲，‘他们带来的如果不是和平，那么我们就给他们死亡。’

“他说着，又把药捻吹旺，他那举动，特别像古代克里特岛上的狄俄尼索斯^①。

“然而，我年龄太小，又太天真，害怕他这种勇气，觉得这未免残酷和疯狂，我恐惧这种死亡，在火光中炸得血肉横飞的死亡很恐怖。

“我母亲也有同感，因为我感到她在发抖。

“‘我的上帝！我的上帝，妈妈！’我喊道，‘我们是要死了吗？’

“一听我的叫声，女奴们的哭泣和祈祷又变本加厉了。

“‘孩子，’瓦西丽姬对我说道，‘上帝会保佑，不让你遭遇你今天害怕的死亡。’

“接着，她又压低声音问道：

“‘塞利姆，主人给你的是什么命令？’

“‘如果他派人给我送来他的匕首，那就意味着苏丹不肯赦免他，我就点响炸药桶；如果他派人给我送来他的戒指，那就意味着苏丹宽恕他了，我就把火药桶交出去。

“‘朋友，’我母亲又说道，‘等主人的命令发到，如果送来的是匕首，那么我们就把脖颈伸给你，你用那把匕首杀死我们，不要让我们二人死于那种令我们恐怖的方式。’

^① 狄俄尼索斯，希腊神话中的酒神。